

分类词与量词的区分

——以台湾华语为例^{*}

何万顺 林昆翰

提 要 文献中对于分类词(也称个体量词)与其他量词的区分欠缺明确的标准,许多学者甚至不加以区分。本文的目的有二:一是以数学中乘法的概念将分类词与量词精准的区分开来;二是将区分分类词的标准实际应用于台湾华语(也就是台湾的普通话,也叫做国语),将实际区分出的分类词表列出来。在分类词与量词的区分上,我们论证两者在句法上同属一个词类,但在语义上分属两个次类,并且重申 Greenberg (1972)首先提出的分类词是“乘 1”的数学概念,以及何万顺(Her 2012)所延伸出的完整解释:在[数词 X 名词]的短语中,数词与 X 形成乘法的关系,即[数词 \times X];若 $X=1$,则 X 为分类词;否则 X 为量词。在此基础上,我们仔细检视了前人所列举出台湾华语中的分类词,并且提出我们修正后的详细列表。我们希望本文可以作为区分其他语言分类词的模板。

关键词 分类词 量词 乘法 次分类

一 前言

在现代汉语中,当以数词量化名词时,通常需借助于一个分类词(classifier),如例(1),或量词(measure word),如例(2)。从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以降,汉语学者多将这些词统称为“量词”,将“分类词”视为量词的一类,称为“个体量词”。虽然分类词和量词在句法上与语义上有明显的差异,但在过去的研究中却没有获得妥善明确的区分,也有学者甚至并不做区分。

(1)一颗苹果

(2)一箱苹果

二者的区辨之所以困难,是因为两者在句法结构中占据了同一个位置,且成互补分布,请见例句(3)(4)。在上述的例子中,由于“颗”和“箱”都出现在数词与名词的中间,因此在语序(word order)的观察上,就无法区分出二者有何不同。

(3)* 一箱颗苹果

(4)* 一颗箱苹果

在我们所观察到的数百个有分类词与量词的语言里,两者所出现的位置永远是一致的,与

^{*} 本文有关理论的部分内容曾由第一作者何万顺在 2015 年 6 月 12 日于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以及语言研究所做讲座时报告过,感谢廖美珍、汪国胜、王勇、刘东虹、匡鹏飞、阮桂君等诸位学者以及其他几位师生提出的意见与问题。本文所呈现的研究大部分是在以下几个科技部专题研究计划下完成,101-2410-H-004-184-MY3、103-2633-H-004-001、103-2410-H-004-136-MY3,特此致谢。

数词和名词的相对语序也都是是一致的。再加上两者之间非常严格的互补分布,都显示两者在句法上是同属一个词类(syntactic category);换言之,两者之不同必然是基于它们是在同一个词类之下的不同次类(subcategory)。所以“颗”和“箱”最明显的不同乃是在语义层面上的。“颗”的语义涉及了事物的形状,因此只能结合有此特定形状的名词;而“箱”只涉及“事物在此容器内”或“此容器所承载之量”的语义,因此就不限于特定的名词。请看(5)~(8)的例句。

- | | |
|-------------------------|----------|
| (5)a. 三颗苹果 ^① | b. *三颗香蕉 |
| (6)a. *三根苹果 | b. 三根香蕉 |
| (7)a. 三箱苹果 | b. 三箱香蕉 |
| (8)a. 三斤苹果 | b. 三斤香蕉 |

从以上的比较可见“颗”与“根”同属于一个次类,而不同于“箱”与“斤”,因此许多学者将“颗”和“根”归为“个体量词”这个次类,而“箱”和“斤”则分别属于容器量词与标准量词。本文在名称上将采用“分类词”,而不用“个体量词”,乃基于本文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厘清分类词与其他量词在本质上的不同,而其区分方法主要采用何万顺(Her 2012)所提出的乘法理论。次要的目标是,在清楚的界定了分类词之后,以台湾华语(在台湾也称“国语”)为例,检验出哪些才是真正的分类词。

二 分类词与量词的区分方法

2.1 语义上的区分

关于分类词与量词,在文献中不乏相关论述,但大都缺乏精准可测试的标准。其中比较明确的是戴浩一与王连清(Tai and Wang 1990:38)的说明:

A classifier categorizes a class of nouns by picking out some salient perceptual properties, either physically or functionally based, which are permanently associated with entities named by the class of nouns; a measure word does not categorize but denotes the quantity of the entity named by noun (Tai and Wang 1990:38). (分类词是藉由点选出某些显著的感知特征而将名词分类,这些物理上或功能上的特征是该类名词所指称的物件所恒久拥有的;量词则没有名词分类的功能,只是将名词所指称的对象予以量化。)

何万顺与谢祯田(Her & Hsieh 2010)将以上的观念更明确的以“本质特征”(essential property)与“偶然特征”(accidental property)来诠释:分类词所凸显(profile)的是名词的本质特征,例如“三颗苹果”的“颗”只是单纯的凸显了“苹果”是颗粒形状的本质;但是量词却赋予(contribute)名词额外的偶然特征,例如“三箱苹果”的“箱”提供了“苹果”本质以外的其他讯息,就是“苹果”是在三个箱子里。

2.2 集合论上的区分

何万顺(Her 2012)更进一步把分类词和量词在语义上的区分更清楚的以集合论的术语加以表述(Her 2012:1673):

在[数词 X 名词]的短语中,若 X 的语义特征集合是该名词语义特征集合的子集合,则 X 为分类词;否则 X 为量词。

在[数词 分类词 名词]的组合中,因为分类词的语义已经包含在名词当中,所以一个修饰分类词的形容词,同时也修饰名词;所以(9a)和(9b)的英文翻译是相同的,皆为 three big apples。这也是为什么(10a)和(10b)这两个短语在语义上自我矛盾,因为苹果不可能同时又小又大。^②但是

量词的语义并没有包含在名词的语义里,因此形容词修饰量词完全不等同修饰名词;所以(11a)和(11b)的英文翻译是完全不同的,分别是 three big boxes of apples 和 three boxes of big apples。这也是为什么(12a)和(12b)的语义都没有问题,因为箱子的大小无关苹果的大小。

(9) a. 三大颗苹果 = b. 三颗大苹果

(10)a. * 三大颗小苹果

b. * 三小颗大苹果

(11)a. 三大箱苹果 \neq b. 三箱大苹果

(12)a. 三大箱小苹果

b. 三小箱大苹果

2.3 数学上的区分

更为精准的定义则是从数学上乘法的概念出发,将分类词视为“被乘数 1”。这个想法是 Greenberg (1990[1972])最早于 1972 年提出的,但是非常可惜且令人不解的是四十多年来语言学界都忽略了 Greenberg 这个精彩的洞见,直到何万顺(Her 2012)才予以进一步详细的阐述。请看以下 Greenberg 的原始叙述:

All the classifiers are …… merely so many ways of saying ‘one’ or, more accurately, ‘times one’ (Greenberg 1990[1972]:172). (所有的分类词都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1”,或者更精确的说是表达“乘 1”。)

再看何万顺的延伸解释:

分类词与量词在数学上的区分 (Her 2012:1679):在[数词 X 名词]的短语中,数词与 X 形成乘法的关系,[数词 \times X];若 X=1,则 X 为分类词;否则 X 为量词。

值得注意的是,Greenberg 在他的论述中已经清楚区分分类词(classifier)与量词(measure word);所以他提出“乘 1”的概念确实也只适用于前者。Her (2012)针对“乘 1”的概念提出进一步的乘法解释,数词是“乘数”,而分类词和量词的功能相同,都是“被乘数”。在这样的解释下,“被乘数”的功能忠实的反映出分类词和量词同属一个词类的事实;而分类词的“值”必然是 1,量词的值则不必然是 1,这也忠实的反映出两者分属两个不同次类的事实。在(13)中的三个短语虽然分别用了不同的分类词,但是在数学上都同样作为被乘数 1,因此三个短语的语义是相同的,翻译成英语都同样是 three apples。

(13)a. 三颗苹果 b. 三粒苹果 c. 三个苹果

(14)a. 三打苹果 b. 三箱苹果 c. 三斤苹果

但是(14)的三个短语中,不同量词在数学上作为被乘数的值也都不同,因此三个短语的语义也大不相同,翻译成英语当然也都不同:分别是(14a) three dozens of apples、(14b) three boxes of apples、(14c) three kilos of apples。其中只有(14a)有确切的值: $3 \times 12 = 36$ 。但是(14b)的 3 箱共有几个苹果,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一定是 3 个(如果每箱恰好只有 1 个的话)或 3 个以上(可能是 4 个、10 个、100 个,当然也可能是 36 个,恰好跟三打一样)。同样的,(14c)的三斤共有几个苹果,我们也不得而知,只知道至少是一个,或许是两个,也可能是三个(如果每个都恰好是一斤或是 3 个苹果总重量恰好是三斤)或是三个以上(可能是 4 个、10 个、100 个,所以当然也可能是 36 个,恰好跟三打一样)。

分类词的值都必然是 1,所以(13)三个短语的值是相同的,都必然是 3 个苹果。我们要特别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虽然(14b)的“箱”和(14c)的“斤”也可能恰好是 1,因此结果的值与(13)

的分类词短语一样是 3 个苹果,但是“箱”和“斤”绝非分类词,因为它们的价值仅仅是可能是 1,但不必然是 1。按照同样的逻辑,(14b)的“箱”和(14c)的“斤”也都可能恰好是 12 个,因此结果的值与(14a)一样是 36 个苹果。但是“箱”和“斤”仍然绝非“打”,因为它们的价值“不必然”是 12,仅仅是“可能”是 12,与“打”的值“必然”是 12 有很大的差别。我们现在把(13)和(14)加注乘法的解释,重复如下:

- (15)a. 三颗苹果: $[[3 \times 1] \text{ 苹果}] = n \text{ 苹果}, n=3$
 b. 三粒苹果: $[[3 \times 1] \text{ 苹果}] = n \text{ 苹果}, n=3$
 c. 三个苹果: $[[3 \times 1] \text{ 苹果}] = n \text{ 苹果}, n=3$
 (16)a. 三打苹果: $[[3 \times \text{打}] \text{ 苹果}] = n \text{ 苹果}, n=36$
 b. 三箱苹果: $[[3 \times \text{箱}] \text{ 苹果}] = n \text{ 苹果}, n \geq 3$
 c. 三斤苹果: $[[3 \times \text{斤}] \text{ 苹果}] = n \text{ 苹果}, n \geq 1$

在乘法上,被乘数如果是 1,该被乘数在表达数值的语义上就是多余的、不必要的,因为 $[3 \times 1]$ 等于 $[3]$,所以作为“乘 1”的分类词在语言中也往往是可省略的,正因为“乘 1”在数值语义表达上是多余的缘故;而量词则因为在数学上的值不是 1,所以当然不能省略。从分类词与量词在集合论上所做的区分也可以获得同样的解释:因为分类词的语义特征是名词语义特征的子集合,分类词因此在语义上也是多余的;量词则不然。所以在文言文中,分类词是可以不用的。在官话系统里,不同地区的方言也有不同程度的自由度可以省略分类词。我们检视了《非诚勿扰》和《非诚勿扰 2》这两部电影的对白,在可以使用分类词的 282 个句子里,有 74 个句子没有用分类词,也就是 26% 的机率。我们列出几个例子在(17),但是这样的句子在台湾华语中的接受度并不高。

- (17)a. 我还真是一坏人。
 b. 登一征婚广告。
 c. 捐两器官。
 d. 办垮过三公司。

最后我们要慎重提醒读者的是,虽然量词的值都不是 1,例如“打”“箱”“斤”,但是却可以视为“1 打”“1 箱”“1 斤”;这里的 1 也是多余的、不必要的。我们千万不可因此就把“1 打”与 1 混淆了,因为“1 打”不是 1、“1 箱”不是 1、“1 斤”也不是 1。数值必须明确的是 1,才是分类词;否则就是量词。

2.4 具体的测试方法

我们根据 Greenberg (1972)、Her & Hsieh (2010)与 Her (2012)所提出的理论,整理出分类词在形式上有以下的几点特征,可以作为区辨分类词与量词的参考。测试分类词的几个具体方法:

- a. [数词 分类词 名词] = [数词 名词]
 例如: [三个人 = 三人] vs. [三群人 ≠ 三人]
 b. [数词 分类词 可数名词/* 不可数名词]
 例如: [三颗苹果/* 果汁] vs. [三斤苹果/果汁]
 c. [数词 形容词-分类词 名词] = [数词 分类词 形容词-名词]
 例如: [三大颗苹果 = 三颗大苹果] vs. [三大箱苹果 ≠ 三箱大苹果]
 d. [* 数词 形容词-分类词 反义形容词-名词]

例如:[* 三大颗小苹果] vs. [三大箱小苹果]

e. [数词 分类词 名词] = [数词 个 名词]

例如:[三颗苹果=三个苹果] vs. [三箱苹果≠三个苹果]

f. [* 1 分类词 的 名词]

例如:[* 一颗的苹果] vs. [一箱的苹果]

在 a 里所反映出的是分类词可省略时不会导致语义的变化,省略量词则不然。b 与 a 相关:分类词省略时,数词直接量化名词,因此分类词所要求的名词必须是可数名词(count noun)。分类词是“乘 1”的特性也意味着其名词必须是可数的个体,这也是为什么分类词也称为个体量词。c 所验证的是,分类词之前的形容词亦可置于名词前,而语义不变。d 与 c 相关:若名词前的形容词与分类词之前的形容词词义相反,则会导致自我矛盾的语义。e 则说明,可以被“个”替代而语义不变的词是分类词。最后 f 反映的是,相较于分类词接“的”,量词接“的”较为佳;数值越低,这个倾向越明显,所以最好用“1”来做这个测试。

三 分类词的次分类与量词的次分类

文献中对于量词的次分类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但是共通点为,这些说法都是依据语义来区分。我们仅以赵元任(Chao 1968)与张宁(Zhang 2013)所做的次分类为例。赵元任(1968:584~620)共区分了八个次类:

1. 个体量词(Classifiers or Individual Measures):一个人
2. 动宾量词(Classifiers Associated with V-O):惹一场祸
3. 集体量词(Group Measures):一行字
4. 部分量词(Partitive Measures):一堆土
5. 容器量词(Container Measures):一锅面
6. 暂时量词(Temporary Measures):一头白发
7. 标准量词(Standard Measures):一尺布
8. 自主量词(Autonomous Measures):一厘

表一则是张宁的七个分类:

表一 张宁(Zhang 2013)的量词分类

次 类	次次类	实 例
分类词 Classifiers	个体 Individual	枝、朵
	分体 Individuating	滴、滩
	种类 Kind	种、类
量 词 Measures	容器 Container	瓶、箱
	标准 Standard	斤、尺
	部分 Partitive	段、份
	集体 Collective	群、打

以赵元任(1968)这样的区分方式而言,不论其次类的名称为何以及次类的多寡,都忽略了分类词与量词的这个重要区分,因为所有的分类词有其共同之处,因此自成一个次类;所有的

量词也有其共同之处,也形成另一个次类。而张宁(2013)这样的区分方式,虽然先区分出两个大类,但是分类的基础却显得有些武断。首先,三种分类词形成一大类,但在语义上并无共通点,例如,个体分类词要求的是可数名词,请见(18);分体分类词要求的是不可数名词,请见(19);而种类分类词则两者皆可,请见(20)。

(18)a. 三朵花 b. *三朵水

(19)a. *三滴水 b. 三滴水

(20)a. 三种花 b. 三种水

四种不同的量词形成另一大类,但也看不出其共同点。例如,集体量词要求的是可数名词,请见(21);但其他的量词则无此要求,请见(22)~(24)。

(21)a. 三打花 b. *三打水

(22)a. 三箱花 b. 三箱水

(23)a. 三斤花 b. 三斤水

(24)a. 三份花 b. 三份水

因此,我们认为最准确的分类方式仍应以数学上的值为依归,必须先以此为基础将分类词与量词区分成两大类,然后才可依据不同量词在值上的不同属性做更进一步的次类区分。

表二 分类词与量词的区分

次 类	值	实 例
分类词	1	固定数值 1(例如:个、只、条、本、朵、顶)
量 词	→1	固定数值 $n, n > 1$ (例如: $n=2$ 双、 $n=12$ 打)
		非固定数值 $n, n > 1$ (例如:排、组、群、帮)
		固定非数值(例如:斤、升、码、分钟、元)
		非固定非数值(例如:滴、节、份、杯、盘)

分类词还可以再依据人类(human)、动物(animate)、形状(shape)、功能(function)等特征做分类。同样的,在量词的几个次类下也可以再加以分门别类,例如“固定非数值量词”与“非固定非数值量词”都可再依据重量、长度、高度、面积、体积、容器、部分、时间、金钱等等做出更细致的次类。

四 台湾华语的分类词

若要将任何一个语言中的分类词清楚且完整的表列出来,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是区分分类词与量词的理论必须是正确的,所提供的标准也必须是准确的;另一个则是操作层面上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对于该语言中可能的分类词、量词与名词都必须能确切的把握其语义内涵及句法行为,如此才能根据理论所提供的标准做出正确的判断。

4.1 理论层面

在理论层面上所产生的问题,最为常见的当然就是把许多量词视为分类词。我们以《国语日报量词词典》中所列举的分类词为例。这是一本由中研院词库小组和国语日报出版中心于1997年所合作出版的量词专门词典,语料来源是以台湾华语(也就是所谓的“国语”)为基础的语料库。该词典将分类词或个体量词称为“一般量词”,在理论上所提出的说明如下:

一般量词是最典型的量词,使用频率也最高。一般量词通常和数词搭配用来记量物

品的数量,可以放在被记量的物品前面,如“两位小姐、五份文件”,也可以放在后面,如“桌子一张、葱两把”。一般量词可以记量抽象的物品,如“一份关怀、三项理由、一道难题”。这本词典所收的四百二十七个量词中有一百七十四个具有一般量词的用法。如果仔细观察这些量词,可以发现一些区别。大部分一般量词是用来记量单件物品的数量,如“一个人、一只手表、一朵花、一件外套”,但是有些一般量词则是用来记量物品组成集合后的数量,如“一群人、一对手表、一束花、一批外套”。

虽然出版单位、主编与审核都是甚具权威意见的专家学者,但是从以上的说明可以看出,在分类词的区辨上缺乏了理论的基础与判断的标准,因此自然产生不适当的判断。理论的指导是判断分类词的最重要基础,所以在以上的说明里就产生了误判,包括集合量词,如“一群人、一对手表、一束花、一批外套”,以及部分量词,如“一份关怀”,皆被误判为分类词了。表三列举出该词典所认定的 173 个分类词。^③

表三 《国语日报量词词典》所列举的 173 个分类词

ba3 把	di1 滴	gua4 挂	juan4 卷	pai2 排	suo3 所	yuan2 员
ban1 班	dian3 点	guan3 管	ke1 科	peng3 捧	tai1 胎	ze2 则
ban3 版	die2 迭	hang2 行	ke1 棵	pi1 匹	tai2 台	zha1 扎
ban4 瓣	ding3 顶	hao4 号	ke1 颗	pi1 批	tan1 摊	zhan3 盏
bang1 帮	ding4 锭	hu4 户	ke4 客	pi3 匹	tang2 堂	zhang1 张
ben3 本	dong4 栋	hui2 回	ke4 课	pian1 篇	tao4 套	zhang1 章
bi3 笔	du3 堵	huo3 伙	kou3 口	pian4 片	ti2 题	zhao1 招
bing3 柄	duan4 段	ji2 级	kuai4 块	piao4 票	tiao2 条	zhen1 针
bu4 部	dui1 堆	ji2 集	kuan3 款	pie3 撇	tie4 帖	zheng4 帧
cai2 槽	dui4 队	ji2 辑	kun3 捆	pou2 抔	ting3 挺	zhi1 支
ce4 册	dui4 对	ji4 记	lan2 栏	qi2 畦	tou2 头	zhi1 只
ceng2 层	duo3 朵	ji4 剂	li4 粒	qi2 期	tuan2 团	zhi1 枝
chong2 重	fa1 发	jia1 家	lian2 联	qi3 起	tuo2 坨	zhi1 只
chu4 处	fang1 方	jia4 架	liang4 辆	qu3 曲	wan1 弯	zhi3 纸
chuan4 串	fang2 房	jian1 间	lie4 列	quan1 圈	wan1 湾	zhou2 轴
chuang2 床	fen4 分	jian4 件	liu3 绺	que4 阙	wan2 丸	zhu1 株
chuang2 幢	fen4 份	jie1 阶	lu4 路	qun2 群	wei3 尾	zhu4 柱
cong2 丛	feng1 封	jie2 节	lun2 轮	shan4 扇	wei4 位	zhu4 炷
cu4 簇	fu2 服	jie2 截	luo4 落	shen1 身	wei4 味	zhuo1 桌
cuo1 撮	fu2 幅	jie4 介	lyu3 旅	sheng1 声	xi2 席	zong1 宗
da3 打	fu4 副	jin4 进	lyu3 缕	shou3 首	xi2 袭	zu3 组
dai4 代	gan3 杆	jing1 茎	mei2 枚	shu4 束	xian4 线	zun1 尊
dai4 带	gen1 根	ju4 句	men2 门	shuang1 双	xiang4 项	zuo4 座
dang3 檔	ge 个	ju4 具	mian4 面	si1 丝	ye4 页	
dao4 道	gu3 股	juan3 卷	ming2 名	sou1 艘	ye4 叶	

在这 173 个量词中有 76 个,何万顺与赖宛君(Her & Lai 2012)认为应该是量词而非分类词,请见表四。

表四 Her & Lai (2012)认定的 76 个量词

ban3 版	一版新闻	hui2 回	八十回红楼梦	piao4 票	一票生意
bang1 帮	一帮工人	huo3 伙	一伙强盗	pie3 撇	一撇胡须
cao2 槽	一槽牙	ji2 级	一级石阶	pou2 抔	一抔土
ceng2 层	一层楼	ji2 集	一集连续剧	qi2 期	一期杂志
chong2 重	万重山	ji2 辑	一辑丛书	quan1 圈	一圈柳树
chuan4 串	一串佛珠	jie1 阶	一阶楼梯	qun2 群	一群朋友
cong2 丛	一丛野草	jie2 截	一截竹子	shen1 身	一身衣裳
cu4 簇	一簇玫瑰	jin4 进	一进房子	shu4 束	一束鲜花
cuo1 撮	一撮毛发	juan4 卷	一卷杂志	shuang1 双	一双鞋
da3 打	一打铅笔	ke1 科	一科英文	si1 丝	一丝肉
dai4 代	一代年轻人	ke4 客	一客牛排	tai1 胎	一胎小狗
dai4 带	一带渔村	ke4 课	一课数学	tan1 滩	一滩水
di1 滴	一滴眼泪	kuan3 款	一款规定	tang2 堂	一堂家具
die2 迭	一迭钞票	kun3 捆	一捆稻草	tao4 套	一套餐具
duan4 段	一段甘蔗	lan2 栏	一栏新闻	tie4 帖	一帖中药
dui1 堆	一堆土	lian2 联	三联收据	tuan2 团	一团士兵
dui4 队	一队士兵	lie4 列	一列骆驼	tuo2 坨	一坨奶油
dui4 对	一对夫妻	liu3 辮	一辮头发	wei4 味	五味荤菜
fang2 房	一房儿孙	lu4 路	一路人马	xiang4 项	一项刑法
fu2 服	一服中药	luo4 落	一落报纸	ye4 页	一页书
fu4 副	一副筷子	lü3 旅	一旅部队	zha1 扎	一扎纸花
gu3 股	一股香气	pai2 排	一排士兵	zhang1 章	一章经书
gua4 挂	一挂佛珠	peng3 捧	一捧沙	zhen1 针	一针强心剂
hang2 行	一行柳树	pi1 批	一批货	zhuo1 桌	一桌菜
hu4 户	一户农民	pi3 匹	一匹布	zu3 组	一组人员
hao4 号	九号道路				

读者可以利用本文所提出的理论与标准来检视表四里面的这些词,自行判断表四中的这些词是不是分类词。我们重新逐一检视的结果,确认了这 76 个词的确都不是分类词,其中 75 个是量词,但是“九号道路”的“号”不是分类词,也不是量词,而是名词。原因很简单,因为“九条路”是“一条路”的九倍,“九里路”是“一里路”的九倍,但是“九号路”跟“一号路”都只是一条路。所以“九号道路”中的“九号”其实是“第九个号码”的省略,只是表明道路的号码,与道路的数量无关。该词典在缺乏理论指导下所做的判断,有超过三分之一以上的分类词是不正确的,

理论的重要可见一斑。

本文限于篇幅,仅以《国语日报量词词典》为例。但是其实在文献中,无论是针对哪一个语言所做的分类词列表,绝大多数都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与准确的标准,因此都值得学者们重新检验。当然有许多语言尚未有学者全面检视其分类词与量词,因此根据本文所提出的理论,诸多语言的专家学者可以藉此区分出该语言的分类词。

4.2 实际操作层面

其次我们要讨论的是实际操作层面上的问题,也就是因为对于该语言中可能的分类词、量词与名词缺乏确切的解读,而导致判断的失误。简单的说,就是语料解读的错误。我们先以黄宣范(Huang 2015:180)对于“一鞭残照里”与“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解读为例。在形式上“一鞭残照”与“一蓑烟雨”看起来这似乎是有“数词 X 名词”这样的结构,所以在 X 的位置的“鞭”与“蓑”是分类词或量词;黄宣范的解读正是如此,并以此为例说明这里的“鞭”与“蓑”是创新用法,不是传统的分类词(sortal classifier)或量词(mensural classifier)这两类,而形成新的第三类。然而这是错误的解读,此处的“一鞭”是“一根鞭子”,“一蓑”是“一件蓑衣”,只是省略了分类词罢了,“鞭”与“蓑”都是单纯的名词。我们在上一节已经说明过,分类词在本质上,无论是从语义或是数学的角度来看,都是多余的、不必要的,因此往往因为文体上的要求而省略,“一鞭残照”与“一蓑烟雨”就是这样的例子。所以我们很可以想象这样的句子:“君欲远游,小弟别无他物,只有一鞭、一驴、一蓑与少许银两相赠。”足见“一鞭”与“一蓑”的“鞭”和“蓑”都不是分类词。

文献中常有的另一种失误是将量化动作的单位视为分类词,例如,一场游戏、一场梦、一场比赛、一顿饭、一次会议等等。这些例子和“我昨天跑了三趟台北、五趟高雄”是一样的,因为没有“三趟台北、五趟高雄”这样的事物。同理,以上的例子,都不能用“个”替换,“一次会议”并不必然是“一个会议”,因为“一次会议”是一个动作的单位,可以有好几个会议。一天要“吃三顿饭”不是指“三个饭”,而是“吃三次饭”的动作单位;“这顿饭有五十个人吃,所以需要五十个餐盒”,也不能说是“午餐有五十个人吃,所以共吃了五十顿饭”。《国语日报量词词典》正确的把这样的词归于事件量词。

基于以上考虑了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要比较有系统的重新检视 Her & Lai (2012)一文中所认定的共 97 个台湾华语中的分类词。虽然该文是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产生,但是我们认为在某些语料的解读上仍有商榷的空间。这些有疑义的词有些是比较少用的,或是多用于书面语而非口语。在以下表五和表六中这些有疑义的词都是以灰底呈现,我们认为这些例子应该视为量词,而非分类词。

表五 Her & Lai (2012)列举的 76 个分类词

分类词	例句	分类词	例句	分类词	例句
ben3 本	一本书	jian4 件	一件大衣	ting3 挺	一挺机枪
bi3 笔	一笔钱	jie4 介	一介书生	tou2 头	一头大象
bing3 柄	一柄斧头	jing1 茎	一茎白发	wan1 弯	一弯月牙
ce4 册	一册书	ju4 句	一句口号	wan1 湾	一湾流水
chu4 处	一处伤口	ju4 具	一具尸体	wan2 丸	一丸药丸

分类词	例句	分类词	例句	分类词	例句
chuang2 床	一床棉被	juan3 卷/卷	一卷胶带	wei3 尾	一尾鱼
chuang2 幢	一幢楼房	ke1 棵	一棵松树	wei4 位	一位老师
dang3 档	一只股票	ke1 颗	一颗西瓜	xi2 席	一席董事
dao4 道	一道砖墙	li4 粒	一粒红豆	xi2 袭	一袭薄纱
ding3 顶	一顶帽子	liang4 辆	一辆警车	yuan2 员	一员大将
ding4 锭	一锭元宝	mei2 枚	一枚奖章	ze2 则	一则笑话
dong4 栋	一栋大楼	mian4 面	一面镜子	zhan3 盏	一盏灯
du3 堵	一堵墙	ming2 名	一名学生	zhang1 张	一张床
duo3 朵	一朵玫瑰	pi1 匹	一匹马	zhao1 招	一招策略
fa1 发	一发子弹	pian1 篇	一篇文章	zheng4 帧	一帧结婚照
fang1 方	一方邮票	qi2 畦	一畦稻田	zhi1 只	一只戒指
feng1 封	一封信	qu3 曲	一曲流行歌	zhi1 枝	一枝树枝
fu2 幅	一幅画	que4 阙	一阙古词	zhi1 只	一只猫
gan3 杆	一杆枪	shan4 扇	一扇门	zhi3 纸	一纸切结书
gen1 根	一根头发	sheng1 声	一声尖叫声	zhou2 轴	一轴画
ge 个	一个人	shou3 首	一首儿歌	zhu1 株	一株小树
guan3 管	一管毛笔	sao1 艘	一艘船	zhu4 柱	一柱电线杆
ji4 记	一记全垒打	suo3 所	一所大学	zhu4 炷	一炷香
ji4 剂	一剂强心剂	ti2 题	一题选择题	zun1 尊	一尊佛像
ji4 架	一架飞机	tiao2 条	一条围巾	zuo4 座	一座山
jian1 间	一间书店				

表六 Her & Lai (2012) 列举的 21 个分类词与量词的兼类

分类词	例句	量词	例句
ba3 把	一把刀子	ba3 把	一把铜板
ban1 班	一班飞机	ban1 班	一班学生
ban4 瓣	一瓣花瓣	ban4 瓣	一瓣橘子
bu4 部	一部汽车	bu4 部	一部书
dian3 点	一点痣	dian3 点	一点钱
fen4 分	一分报告	fen4 分	一分情意
fen4 份	一份报告	fen4 份	一份情意

分类词	例句	量词	例句
jiā1 家	一家公司	jiā1 家	一家澳洲人
jié2 节	一节车厢	jié2 节	一节甘蔗
kǒu3 口	一口井	kǒu3 口	一口蛀牙
kuài4 块	一块砖头	kuài4 块	一块地
lún2 轮	一轮明月	lún2 轮	一轮比赛
liú3 缕	一缕线	liú3 缕	一缕清烟
mén2 门	一门大炮	mén2 门	一门生意
piàn4 片	一片树叶	piàn4 片	一片奶油
qǐ3 起	一起意外	qǐ3 起	一起人马
tái2 台	一台电视	tái2 台	一台歌仔戏
xiàn4 线	一线车道	xiàn4 线	一线希望
yè4 叶	一叶扁舟	yè4 叶	一叶书
zhī1 支	一支歌	zhī1 支	一支毛线
zōng1 宗	一宗意外	zōng1 宗	一宗货物

笔：“一笔钱”的“笔”是量词，因为可接不可数名词多，而分类词的“乘1”的特性意味着其名词必须是可数的个体。“一笔收入”“一笔资料”和“一笔土地”的“笔”所指涉的都是名词的部分，是部分量词。

处：“一处伤口”和“一处美景”的疑义在于其本质是类似“一区豪宅”还是“一座山”，前者是量词，后者是分类词。我们认为“一处伤口”虽然可能就是“一个伤口”，但不必然是，因为可以说“这一处伤口有两个伤口，一个是枪伤、一个是刀伤”。“一处停车场”可能就是“一个停车场”，但也不必然是，因为可以说“这一处停车场共有四个不同的停车场”。因此我们判定“处”类似“区、片、滩”，是量词。因此，“处”是可以接不可数名词的，例如，“出门时是干净的，回来后准是一处泥巴一处灰。”^④

句：“一句口号”不必然是“一个口号”，因为“一个口号”可以是“两句口号”或“两段口号”或“两声口号”所组成；所以“一句口号、一句话、一句诗”中的“句”都是部分量词。

卷：是量词，因为“一大卷胶带”完全不同于“一卷大胶带”；可见“卷”之前的形容词仅止于修饰“卷”。

畦：“一畦稻田”的“畦”从古至今都是面积量词；无论是作为古代的一个标准面积量词（五十亩）或是近代的粗略的面积量词。“一畦稻田”同“一块稻田”“一片稻田”。

湾：“一湾流水”所指的就是形状弯曲的一段流水；“一小段流水”因此不是“一段小流水”，“一小湾流水”因此不是“一湾小流水”。

袭：“一袭薄纱”不是分类词，因为“薄纱”非可数名词。此外，从《国语日报量词词典》所给的例句也可得到同样的答案：“一袭红花配绿叶的衣裙”；既然是“衣裙”，当然不是一个单一的个体，而至少是两个。

招：“一招策略”应与“一种策略”相似，是种类量词。

班：“一班飞机”中“一班”并不是对于“飞机”的量化，而是指飞机飞行的班次，因此“一班飞机”也是误把事件量词视为分类词。

缕：“一根线”可以是由“一缕线”或“好几缕线”所组成；所以“一缕线”是“一根线”的部分，而非整个个体。虽然“一缕线”可能就是“一根线”，但不必然是，因此是量词；这个事实和“一缕清烟”并无不同。

线：“一线希望”与“一丝希望”一样，都必然是少于“一个希望”，所以是量词；同理，“一线车道”指的也是名词“车道”的部分，而非个体的全部；所以，在一个单车道上只有“一线车道”，在一个三车道上就有“三线车道”。

在 Her & Lai (2012) 认可的 97 个分类词中，有 11 我们不认同，其中大多是将部分量词误以为是分类词。因此，我们在台湾华语中共认定有 86 个分类词。

五 结 语

分类词和量词同属一个词类，但形成两个次类。在语义上分类词的功能是凸显名词既有的某个或某些语义特征，因此是可省略的，量词则不然。分类词和量词的区分，从数学的角度来看，都同样和数词组成一个乘法的关系；差别在于，分类词的值必然是 1，量词不是。在这样的理论下可衍生出几项明确的形式标准，可用于实际区分分类词与量词。我们并且以台湾华语为例，列出我们所区辨出的 86 个分类词。一般认为汉语方言中的分类词分布是从南往北逐渐稀疏。例如，曹志耘(2008)考察了“个、头、只、棵”四个分类词的方言分布，发现北方用“个”的倾向与频率的确比较高，而南方则倾向用比较明确的分类词“头、只、棵”。要确实的全面验证分类词的数量在汉语方言中越往北越少，首先要确认的就是每个方言中究竟有哪些是分类词。因此，我们主张区辨的理论必须是正确的，区辨的方法与标准必须是一致的，这样的实践甚为重要。毕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用以比较不同语言所得出的分类词系统，或是其所代表的认知系统，才有意义。

附 注

①在台湾华语中，无论“三颗苹果”“三粒苹果”或“三个苹果”都很常用。

②李旭平(Li 2008:118)持不同的看法，认为修饰分类词的形容词并不会同时修饰名词；他举出的例证是“我吃了一大条小黄瓜”这个句子。但是他对于这个句子的解读是不正确的；这里的小黄瓜”必须是一个词，不可以是短语。因此翻译成英文的话，并不是 small cucumber，而必须是 gherkin 或 Japanese cucumber，所以当然可以被“大”来修饰。这就如同这个句子“一个年轻的老师”一样，“老师”是一个单一的词，翻译成英文并不是 old teacher，而必须是 teacher，所以当然可以被“年轻的”修饰。

③虽然该词典的说明中陈述的是有 174 个一般量词，但是根据 Her & Lai (2012) 的实际考察，只找到 173 个。

④2015 年 8 月 18 日取自网页 big5.baiyunpiaopiao.com/zuowen/xiaoxue/liunianji/145749.shtm。

参考文献

曹志耘 2008 《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吕叔湘主编 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语文出版社。

张丽丽、黄居仁、陈克健、赖庆雄 1997 《国语日报·词典》，台北：国语日报社。

- Chao, Yuen-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reenberg, Joseph. 1990[1972]. Numerical classifiers and substantival number: problems in the genesis of a linguistic type. In *On language. Selected writings of Joseph H. Greenberg*, eds. K. Denning and S. Kemmer, 166-193.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72 in *Working Papers on Language Universals* 9: 1-39. Stanford, CA: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Stanford University.]
- Her, One-Soon. 2012. Distinguishing classifiers and measure words: A mathematical perspective and implications. *Lingua* 122. 14: 1668-1691.
- Her, One-Soon and Hsieh, Chen-Tien. 2010. On the semantic distinction between classifiers and measure words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1. 3: 527-551.
- Her, One-Soon & Lai, Wan-Jun. 2012. Classifiers: The many ways to profile 'one', a case study of Taiwan Mandar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Processing of Oriental Languages* 24. 1: 79-94.
- Huang, Shuanfan. 2013. *Chinese Grammar at Work*. Amsterdam: John Benjamin.
- Li, Xu-Ping. 2008. Semantics of pre-classifier adjectives. *Proceedings of ConSOLE XVI*, 117-134.
- Tai, H-Y. James and Wang, Lianqing. 1990. A semantic study of the classifier Tiao.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25. 1: 35-56.
- Zhang, Niina Ning. 2013. *Classifier Structures in Mandarin Chinese*.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何万顺 台湾政治大学语言学研究所暨心智大脑与学习研究中心;
林昆翰 台湾政治大学语言学研究所博士生)